

抗戰文學叢書

山谷野店

李輝英著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重慶五月四日晚	聽來的故事	晚飯後	掘壕	離海西行草	今昔之別	商城歸來	佚子和傳單	山谷野店	獻旗之晨	歡迎傷愈將士歸隊大會記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:	:	:	:	:	:	:	:	:	:	:
108	101	94	86	78	74	69	65	60	54	46

第一課

——入伍散記之一——

說起來這已經是四個月以前的事情了。那時候，我和幾個朋友正從敵人的鐵蹄踐踏下的北平，回到山東——可愛的祖國的懷抱中來，掬着一腔熱情，預備把自己一點點的力氣，獻給國家神聖抗戰的偉業，作上一點事情。這麼決定了之後，就匆匆到上海去了。上海是我居住過六七年的老地方，地面熟，朋友多，且正在劇烈的戰爭中，去了之後，一定能找到要作的工作。

可是，事實完全相反，上海在戰爭中，上海紊亂了，上海的朋友們正在預備遷移到內地去，想找一點工作，特別是能夠求到每日的一飽，實在比登天還難。煩燥，苦悶，憤憤，每天里只是聽着激烈的砲響，還看些直衝天幕的烟火，只是從旁觀望，却苦於不能施用自己的力量。到後來，無可奈何地只得離開上海又回到北方來了。回到北方來，是因為另外找到了一個機會。這次北上的人，我之外，是肇野和白羽。我們懷着滿腹的興奮，坐

上北來的火車。意外地，當我們到了濟南的時候，我們的預定計劃又不能實現了。這才使我們冒了同學會會員的資格，改了名字，參加了第X路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的考試，而在十月二日搬進那軍事化的營房裏了。

進門之後，擺在眼前的就是些和日常生活迥乎不同的現象。「少息」，「立正」和「敬禮」，時時地在耳畔浮動着，從班長到隊長，全拉着一幅幅的鐵面，似乎永也沒有機會看見他們的笑容。出操，上內課，坐息，全有定時，這刻板式的生活，和我離開已經八九年。這一時，倒覺得十分的新鮮有味。

這里，有那麼七八百青年人，全是爲了要把各自的體力貢獻給國家，獻給神聖的對日抗戰，才不惜拋家離井，從許多不同的方向投到這里來。熱血，在他們每人的身上奔流着，勝利的希望在他們的心中跳躍着，他們只等待那一個罕有的日子的到來，到那時候，他們就完成了他們的心願。

當傍晚的時候，那一輪血紅的斜陽沉入西方地平線上之後，寬大的院心中，在稀薄的夜幕下就飄動出雄厚有力的歌聲，一陣高一陣地朝着那千佛山的背後蕩了過去。

千佛山畔熱鬧了，千佛山在咆哮了。

使我永遠忘不掉的，是我入營後的第一課。這一課的主講人就是我們的班長。

班長的大名是魏德明，河南人，高高的個子，手槍旅的中士。油黑的臉上，擺着幾塊斑疤，兩片嘴一咧，就如一只瓢。軍衣穿得總是那麼腫腫的，裹腿裹得那麼鬆懈。說他的神氣夠一個軍人，那是誰也都不能相信的！他還有個特別的脾氣呢：在我們的面前喜歡故意裝着「威嚴」。在我們這第六中隊的九個班長中，他因此得到了「怪物」的渾號。

那天晚上，他來了一個緊急集合。我們十二個人，屏風一般站在屋簷下聽他寶貴的訓詞。他爲我們上這第一課。

「他們知道，軍隊里有軍隊里的規矩」，他開口了，「跟學校里完全不同」。

說到這里，他特別挺直身子，大聲地反問道：

「對不對？」

沒有人出聲，全是像一排死屍般地站在那里。

「怎麼不出聲？」他有些急了，「你們要大聲地喊，『對！』這在軍隊里的規矩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！」大家夥用力地回答，像開口的狂濤般撞了過去。

「好極了！你們究竟是大學生，比我這老粗明白事情」。

這句話，把同學們說笑了。但他却大聲喝道：

「不許笑！笑什麼？軍令里要服從，絕對服從！沒有命令，不許笑！」

「不許笑！」又是一聲巨響。

「對於長官要尊敬，長官就是生身父母……」

「報告班長」有人在開口了，「照班長所說，我們父母太多了！」

「你……你不能說話！我……我是個……是個老粗，沒念過洋學堂，沒有念過六國英

文，說話不能照着字典，笑話老粗，就是你們沒有學問。」

「報告班長，我們是不是老粗？」

「你，你怎麼搗亂？再搗亂，我可就對你不客氣了！」

一下子沉默下來，沒有人再出聲了，爲的怕他這老粗真發作起來，說不定會鬧出笑話的。既然入營，大家似乎全明白，一切都只有服從就是了。

「你們不服從我，我丟臉，你們也丟臉，咱們要大家維持面子。你們老學問，誰都懂得這種道理的。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以後，按時起床，按時上操上講堂，按時吃飯，按時喝水，按時睡覺，不能犯規。喝水更要小心。涼水，不能喝，一杯涼水里面有三百六十精蟲，喝下去就長病。」

誰都止不住笑了，把微生物說成了精蟲，這真是只有老粗才能夠說得出來的吧！還有好多有趣的話，從他的口中，一句句說了出來，一直說了兩個鐘頭。重複，無聊，好笑，却使我們吃了苦，腿都站疼了。

「夠瞧的，這第一課。」

起居注

——入伍散記之二——

當天色未明，大地上還殘存着無邊無際的黑暗的時候，忽然，一聲尖銳、清脆的軍號聲，在營房中吹起來了。吹醒了整個營盤，吹醒了每個人的睡眠。電燈扭開了，房子亮了，院子更亮了。

「起來！快起來！」

班長是第一個先起來的，喊着他一班十二個弟兄。

「快呀！張光文，你怎麼還不快穿！」

「報告班長，我就穿完。」

窗外，水缸旁邊，舀水聲，盆響聲，嗽口聲，雜在一團，班長出來了，又執行起他的
任務來；

「洗臉水要倒進廁所里去，爲什麼又倒在窗下？刷牙吐出的牙粉，也不能吐到地上，
弄得一片白，多難看！」

「報告班長，刷牙總不能到廁所去刷。」

「你總不能吐得滿地！」

「吐到那塊呢？」

「吐到地下，應該用鞋底擦下去！」

大家夥，全是匆匆忙忙的，因爲，晚一會就上不得操，就要受懲罰的。
哨子吹起來了，各隊全在集合。

「立正！」

「看齊！」

「報數！」

天亮了，一隊接着一隊，走出營房，到左近的運動場上去出操。這運動場，從前開過盛大的「華北運動會」，而現在，却成了我們的操場。前面，是屏障似的千佛山，青青的草坡，青青的樹叢，夾雜着鐵青的岩石。後面，豎立一排低低的石頭城堞。左邊、右邊是田野和茅房，在散佈着清晨新鮮的氣息。六七百人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一個個挺茁新生的朝氣，下操，跑步，喊着「一二三四」。

東方，從遠遠的山後，鑽出來一輪鮮紅的太陽，大地上便有無數光波在蕩漾着了，天大亮了。五十分鐘過去之後，會讓你聽到一響震動晴空的清脆的軍號聲，接着就是歸隊。仍然是跑步，「一二三四」，「努力奮鬥」。

雄壯的歌聲唱起來了。

然後是上講堂，課目是「現代政治」、「軍事常識」、「國防地理」、「國際關係」、「民衆組織與訓練」、「社會調查」、「黨義」……等等。

吃飯的時候，就在院中的操場上，黑饅頭，白菜豆芽湯，大家夥吃得非常有味。猛然刮過一陣大風，那就把些灰沙帶進菜碗里來了，於是，吃菜的時候，牙齒中間就響出有節奏的音律，嗓子就弄得刺癢不止的了。

沒有關係，大家夥還是要吃的，吃得滿有勁兒，「衛生」兩個字，在我們這里已經不被人們注意而且無法叫人注意了。一件簡單的事情擺在眼前：吃不飽，就只有挨餓，管它風沙灰土！

一遇到敵機空襲時，接着警報的號叫，院子里就緊張到萬分，「各班集合」，「報數」，開開後門，班長帶着各班的人，走出營房，到外面的田園中去躲。於是，在土溝旁，在樹蔭下，在墳叢中，散出來一簇簇的人影。

「噲——噲——」從遠遠的天空中，傳播過來飛機的聲音，過一會，就看得見那雲層之內的幾隻活動着的黑點。

千佛山上的高射機關槍，豎起了槍口，朝着天空望着，那旁邊，射擊手在準備着了。田野，山邊，林叢，靜悄悄地彷彿睡着了，只有那驚恐不定的烏鴉，不知所措地在惶惶地飛奔，躲避着，但過一會，也就在不知不覺地把影子隱藏起來。

飛機飛來了，飛近了，高射機關槍連珠般射了出去。

警報解除後，哨子在田野上響起來，散漫着的人重行集合，人人帶着憤恨的心緒，回到營房中去！

「必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跟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到底！」

晚上，當黑沉沉的夜幕撒在千佛山畔的時候，這營房中閃出來一盞盞的燈火。院心中，從一個個年青人的喉嚨中，唱出來一曲曲雄壯的歌聲，鐵一般的堅硬，飄散到近旁的田野間去。上自習了，人人在整理着筆記，那些筆記，將是派往外方工作時有用的參考材料。

九點半鐘，就寢的軍號聲吹起了。

出發

——入伍散記之三——

千佛山畔的天氣，在千佛山畔的清晨中，已經在人不知鬼不覺地撒出涼意來。個人

們的心是熱的！平原前線叫人興奮的戰報，日本飛機的臨空偵察，全勾引起人們的熱血的沸騰，而使人們忘記了這時已經是深秋時分的這回事了。

因為前方需要作政訓工作的人員需要得那麼急迫，於是，我們這訓練班，便在很短的時間內提前畢業而分發到黃河以北各縣去工作了。被派的人，在指定的時間內，排成大隊出發了。那時，門里門外襯託出一片熱鬧的景象，歡笑的臉像，熱烈的握手，深重的希望，在彼此之間流傳者。

「老王，祝你一帆風順，為國效勞到底！」

「老張，用你的才力，為國服務，完成抗敵的任務！」

那回答着的話語，真是雄壯：

「不打走日本鬼，決不輕還！」

「跟日本鬼拚命到底！」

於是，怒濤一般，掀起一片喊聲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千佛山沸騰了，咆哮了。

隊伍，像一溜溪流般衝出營門，在坦平的馬路上朝前推進了。他們，雖然服裝不甚整齊，却有一顆共同的堅心，鋼鐵一般的心，配着每個健壯的身子，一心一意，要把各自的生命，獻給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，完成那抗日殺敵的任務。雖然有些人望着那伶俐的千佛山，而在依依惜別，雖然有人想到美妙的大明湖有些留戀，但是——想到那出發的使命的時候，每個青年人全挺起胸膛朝前邁進，而把那不如意的感懷一下子全拋到腦後去了。千佛——是值得人留戀的，大明湖是值得人留戀的，全個濟南市是值得人留戀的，但此外，那前方千千萬萬須待拯救的同胞們，他們不是更值得人留戀嗎！想到這里，他們更格外地看重了負在自己肩上的重担，不敢忽略了將來的任務，而感到自己渺小得惟恐不能擔當起這麼重大的工作，不禁有些心中不安了。

街上，人們投着奇異的眼光，在注視着這個不甚整齊的行伍，他們先覺着有些奇怪，——這些老總既未武裝，神情也不對，却要向前方去，去幹什麼？……他們終至於忍不住在暗暗發笑了。他們在疑惑着：

「這是什麼隊伍呢？」

「誰知道啊。」

「說是要過河，這樣的隊伍，過河去作什麼？」

「新招的兵罷？」

有人把這謎給解開了：

「他們是政訓處的，是過河作宣傳工作的。」

「啊，怪不得，沒有發槍。」

商埠地過去了，火車道過去了，從鬧雜的市井，一下走進了農村。閃在隊伍近旁的，是廣闊無涯的原野，是零落的村舍和田園，風，一陣比一陣冷地從北面黃河大堤上吹了過來，尖刻，銳利，但却吹不冷每個人的熱情。這一段鄉村的路子，因為前天下過雨，泥濘得十分難走，一脚踏下去，就會沒了滿鞋的泥水。可是，沒有人理會到這些，踏下去，拔起來，跌倒了，爬起來，當他們望了望北方遠處蔚藍的天空，和那幾片浮游着的白雲，每個人想到那一片天空下面的同胞時，快意地反而不知多添了多少勇氣。

歌聲，在空曠的原野上蕩漾着了：

「前進！前進！前進！進！」

前進罷！

聊 城 途 中

北山東的平原上，正刮着十月的涼風，還卷着一團團的塵土，在大路上飛着。四處，盡是沒有溫盡的黃水，那些被淹沒了的農田，淒涼地抖在冷風里，恰如沒有穿上衣服，光赤着身子的孩子；黃河決堤，連累得多少田園失去了豐實的收成。

一兩天來，隊伍盡是在一條公路上前進，路旁，盡是一望無際的黃水，一個不熟悉這帶地方的人，冷眼看去，會把這一地方認成了沼澤地帶呢。公路上，冷清清的沒有奔跑着的長途汽車，來往的行人，很難看見幾個。前線已經由平原轉到禹城，因而這黃河以北鐵路以西的腹地就受到了戰事的威脅，緊張得把人們的腳步都束縛住了。至於那些平常日往來不斷的公共汽車，這時候全調到別路去作軍事運輸，一時之間還不能交到本路上來，這就使得汽車的影子不能在這條公路之上發現着了。

路旁的古樹，樹根上掛着足有三尺多高的泥土，那是黃水上漲的標誌，還有些古樹被淹得栽倒了，像一具具僵屍似地躺在那裡，一無聲息。黃河，依然無恙地落了水位，像沒有漲水以前的情形一般，滔滔不絕地往下流着那總也流不盡的黃水。這黃水，是灌溉中華

民國文化的功臣，但也是為害黎民的罪人。

隊伍這天晚上，停在陶咀。

這是順着公路建設着的小鎮，已經離開黃河線很遠了，再有一天多的路程，我們就可以在預定的計劃中到達了北運河上的古東昌府——聊城。

望着那西沉的秋陽，同志們坐在樹蔭下休息着，有的人嘴里嚼着饅頭，有的人在牛飲般喝着茶。小店的主人，掬着一副恐懼的心情，招待着我們這些老總。他問道：

「你們打那裏開過來的？」

「濟南。」

「到哪兒去？」

「東昌府。」

「那邊近幾天不是有了變亂嗎？」

「就因為這緣故才過去維持秩序呢。」

女同志們像感不到什麼叫疲乏，在人叢中跳來跳去，不一會，那劇團中被喚作「老十」的就跟那女店主——一個只有十六七歲的的新媳婦——親親熱熱地談起閑話來了。談